

楊文靖公集三

經解 史論



龜山先生集卷第八

經解

春秋義

始隱

孟子曰王者之逸熄而詩止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止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止矣雅止而無政春秋所以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詩止適在平王之終而隱公之初春秋所以始隱

不書即位

天子崩嗣子為君則朝諸侯布命於明堂此即位之

主隱  
限示



禮也康王之誥是已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小大雖殊其所以承宗廟之重則同耳以天子之事考之則諸侯繼世為君者其夫若此歟故春秋於諸公所以書即位也然隱莊閔僖不書即位何也穀梁曰繼弑君不書即位正也繼弑君而行即仁是與聞乎弑也此說是已蓋寢苫枕塊終身不仕而恥讎之不復者人子之忠也况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嗣子遽可以行即位乎此不書即位所以為正也然隱非繼弑君而夫不書何也以三傳考之皆謂有讓桓之忠則不書即位者蓋所以成公忠也古者君薨而世子生則百官總已以聽冢宰隱之不殺為公也蓋亦有冢宰之事乎奚必踐南面而稱公也不知出此而徒謂有讓桓之忠則其貽禍也不亦立乎夫禮諸侯一娶而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而已未聞有再娶之禮也用是言之則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隱何為而不殺為公也然則為氏之禍隱實為之也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故春秋著之其有旨哉

鄭伯克段于鄆

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比其得眾也雖欲制之反畏人之多言則克段非國人之忠也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八  
三百四十二  
故不稱國討而書鄭伯以譏之夫為人君不能明義以善俗使不義者得衆則鄭伯之過大矣孔子曰我戰則克克者勝敵之辭也書克以見段之盛彊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所以參譏之也

燻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惠公仲子啜不見於春秋於此始賵不及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及者內為主也宋人外之微者也屈于乘之尊而與微者盟故不書公益諱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來不稱使非王命也私來也書之者惡其外交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狄之道徑情而直行非可以禮信結也與之會盟失之矣蓋中國微然后戎狄始與諸侯抗與之會盟非得已也至是而王綱可知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以兵入也公羊論得向不居是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譏不親迎也以文王親迎于渭諸侯不親迎非禮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之盈虧有數存焉此巧歷者所知也何與於人事而先王為之恐懼修省者謹天戒而已蓋於其常也賓餞出納欽致其至所以若天道秩民事尤重於此則其有變也可不為之警戒乎故春秣日食必書之所以重其變也然或言朔或言日或不言朔日或朔日茲書之史失之詳略異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王崩國之大事故書之不書葬魯不會葬故也新王即位不書魯不朝也蓋以書考之則王既尸天子二伯各帥諸侯入應門左右禮也魯之不朝則諸侯之不臣可知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外卒皆名而此言尹氏者譏世爵也古者為臣不敢貳其君故非銜君命則東修之問不出境所以致臣節也生無相問則其死也何訃告之有乎不書可也後世國亂君昏而為大夫者交政於中國故生或同盟死或相訃非禮也故春秣於其訃告而書之所以正臣子之分

秋武氏子來求購



武氏子者未命也父死子將襲爵故稱武氏子以譏之  
之不稱使王有喪未出命故也夫邦有大事而魯不  
聘雖問罪可也德不足以弒之反求焉則天子微魯  
之跋扈不臣可知矣求者穀梁謂得不得未可知之  
辭是也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奔謂之孫內諱也文姜之於齊父母之國也雖父母  
亾無歸寧之義猶不當以奔患之也蓋文姜通於齊  
侯而殺其夫則於義有可絕而兄弟之倫喪矣故不  
書姜氏而以奔患之明其義當與齊絕也姜氏齊姓  
也獨此不書姜氏者於其始奔正之也

夏單伯逆王姬

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禮也單伯  
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魯君弒於齊而使之主婚姻  
與齊為禮則天子固失義矣仇雠之人非所以接婚  
姻衰麻非所以接冕弁則魯之臣子亦不當受也故  
書曰單伯逆王姬以罪魯之臣子不辭而往逆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姬之館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嫌於羣公子之舍則  
已卑為之改築禮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則築于



外非禮也魯之主王姬違義悖禮其惡大矣

王使榮玆來錫桓公命

桓公在所誅絕而反追錫之則王綱之紊甚矣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舉國而去之之辭也紀季以鄰入于齊事之以土地也猶不免焉故舉國以違其難此智者之事畏天者所為也春秋善之書曰大去與夫書奔者異矣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故國君死社稷義之不得避也然則紀侯之去國無或傷世守之義乎曰昔者大王避狄而去邠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孟子所以教滕文公者或如是而已此古人皆然何獨至於紀侯而疑之乎

詩義

將仲子

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之所為不違民而已夫共叔段繕甲治兵國人說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衆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早也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雖有不義者算之與也雖有僭竊



者莫之助也尚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不說矣故莊公雖以仲叔為可懷而終畏人之多言也夫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固嘗行之矣舛段得衆而民說則勿取不友可乎曰彼其得衆以不義也則民化而為不義不義則後其君矣勿取則危亾之本也

叔于田

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室國人之所說而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為不義得衆何也曰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亾政教不明

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則其所譽而好之者未必誠善也所毀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叔段不義而為衆所說者友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禮者豈誠有禮哉所謂武者友若此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而禮者節文斯二者而已莊公之於叔段以仁言之則兄也以義言之則君也彼誠仁且有禮矣則孰肯遺而後之哉以是觀之則俗之所好惡可知矣



狡童

不與我言兮是弗與治天職也不與我食兮是弗與食天祿也為人臣任君之事然後食君之祿者義也故弗與治天職則其憂至於不能餐弗與食天祿則不與賢人國事又甚矣故其憂又至於不能息也

孟子解

梁惠王問利國

君子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使其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友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賢者亦樂此乎

人君當樂民之樂臺池鳥獸豈足樂哉

移民移粟

移民轉粟荒政之所不廢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宜孟子之不與也夫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自不違農時而下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者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為政也故為王道之始自五畝之宅而下至黎民不饑不寒此制民之產先王之政也如是而後王道成矣故曰不王者未之有也夫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是謂徒善徒善不足以為政行先王之政而無仁心仁



聞是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二者不可偏舉也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其斯之謂也

仁者無敵

一視而同仁夫誰與為敵

無道桓文之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友樂此乎而孟子對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君子務引其君於當道則桓文之事不足為也已蓋大匠不為拙工改其繩墨故曰無以則王乎

是心足以王矣

為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其王也孰禦焉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又以制民之產告之使民不饑不寒而後曰不王者未之有也

今樂猶古樂

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則今樂與古樂固異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蓋樂者天地之味也而樂以和為主人味則氣味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使人聞鍾鼓管絃之音舉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



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憂以天下樂以天下

憂民之憂民也憂其憂樂民之樂民也樂其樂出乎  
尔者必反之理之固然也

徵招角招

角為民徵為事巡所守述所職省耕歛皆民事也故  
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是也

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世儒或以孟子教齊宣王行王政為臣不忠與孔子  
尊王之意異蓋未嘗論世故也春秋之時名位未止

天下猶以為君也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  
周乎至孟子時諸侯皆稱王則天下不復有周也分  
為東西君之位號或亡矣雖欲尊之尚可得乎聖賢  
之趨時合變各有所當也世儒不論其世而謬為之  
說失其旨矣

好色好貨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知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  
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無勇矣而齊王以  
是為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  
天下無足為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于人君之邪



心不可為也然而孟子不以為不可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過之其患必至於決溢因其勢而利道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而閉其邪心引之於當道也其自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睽曰遇主于巷友斯之謂也

聞誅一夫

三仁未去紂非獨夫也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為君矣是誅一夫也何執君之有世儒有謂湯武非聖人也有南史之筆則鳴條牧野之事當書曰篡弒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妄論之矣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此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其言如此亦運而已矣

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齊王又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者反覆運轉之謂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國君死社稷故告之以效死勿去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去邠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友在疆為善而已故大王去邠民從之如歸



市不知為善而去國則民將適彼樂土矣尚誰從之哉然滕文公未必能如太王也使其去國而遂亡則不若效死勿去之為愈也故又請擇於斯二者

不遇魯侯天也

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繫天實為之非人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

尔何曾比予於管仲

孔子謂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稱管仲曰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則管仲之功非子路所能也而曾西謂子路孰賢則曰吾先子之所畏

也問管仲則艷然不說曰爾何曾比予如是何也曰昔者王良與嬖奚乘為之範驅馳終日而不獲一為詭遇一朝而獲十若子路者為之範也雖不獲一而不為歎管仲詭遇也雖得禽若丘陵射者弗為也仲尼之門羞稱管晏夫猶是耳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齊王不忍牛之穀棘而易之以羊非愛其財而易之也而百姓謂王為愛無以自解所謂不得於言也不求其心則齊王誠為愛其財而易之矣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者心之所之也而志為氣之帥



則氣從之矣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

志氣之帥則氣從志而已故曰志至焉氣次焉

從志則持其志可也又曰無暴其氣者蓋蹶者趨者

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一友能動志故也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

通天下一氣耳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人受天地

之中以生均一氣耳故至大集義所生故至剛氣之

剛大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蓋氣之本体

也氣無形諱耳之可名故難言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

著名之也

勿忘勿助長

必有事焉勿忘也勿正勿助長也助長老子所謂益

生也益生不祥忘與助長所趨雖異而其為害則同

矣循其自然而順養之無加損焉則無二者之害矣

伯夷柳下惠

伯夷柳下惠之風聞之者莫不興起故可為百世師

至其流風之弊隘與不恭則君子不由也

孟子將朝王



齊王欲見孟子孟子辭以疾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夫孟子將朝王則見王固所欲也為其召之故不往明日出弔蓋取瑟而歌之意欲其知之也雖公孫丑猶不諭其旨况餘人乎此景丑氏所以問也夫天下有大戒二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為大戒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則士於其時無適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禮也周衰諸侯各擅其土地士不遇於齊則之楚之魏無不可者非一國所能專制也故士於斯時有不為臣之義時君苟無尊德樂道之誠心不足與有為則雖欲亟見之且不可得况得而召之乎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蓋隸貢助而通用也故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十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為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此歟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

舜之臣子十有二人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所謂五人者孟子所言者是也夫洪水橫流草木暢茂禽獸偪人則禹雖欲施功未可也故孟子論五人者命益使烈山澤而焚之在禹之先天下既平則命益若鳥獸草木乃在臯陶之後蓋治人與若鳥獸草木其先後之常叙室如此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道一而已矣人心之所同然無二致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衆人特夢而未始覺耳而伊尹以斯道覺斯民非外襲而取之以與民也特覺之而已矣

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

伯夷柳下惠道不行於天下而流風足以澤世起後而已故百世而下有聞風而起者伊尹德被生民功施後世夫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門人謂賢於堯舜則其流風不足道也

遲遲吾行也

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何遲遲之有曰孔子之欲去魯



也久矣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吝故遲遲其行也燔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惟義所在

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曰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以發顯孔子之意不失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發而未離夫本也故言大人以此而已語化之則未也

薛居州善士也

政不足與間也人不足與適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則雖一人可與王為善矣薛居州善士而已不足以此故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

是皆已甚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皆已甚也孔子不為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得不見然陽貨矚孔子之凶而饜蒸豚孔子大矚其亡而往拜之夫是之謂稱揚子謂誑身以伸道非也

若合符節

舜之事瞽叟與文王之事紂其揆一也易地則皆然



故曰君合符節

君之視臣如犬馬

臣之視君如國人若鄭以忽為狂狡之童是也視君如寇讎若子胥之於楚車是也世之為臣蓋有如此者孟子為齊先王言之使知為君而遇其臣不可不以其道也若夫君子於君臣之際無是理也

天下之言性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告子曰生之謂性是也列子曰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生之謂性氣質之性也君子不謂之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如禹之

治水因其勢而利道之行其所無事是也不知行其所無事而用私智之鑿是以故滅命也所謂命者列子謂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也苟求其以利為本則雖天之高星辰之遠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孔子作春秋

王者之迭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以作也然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而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何也蓋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者名位而已慶賞刑威不行焉孔子以一字



為褒貶以代刑賞前此未有也故曰春殊天子之事也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是夫述之而已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堯舜之道豈遠乎哉孝弟而已矣弟不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人病不求耳伊尹樂堯舜之道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孔子之相師友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知之則無適而非道也

盡心

盡其心然後能存心知其性然後能養性知天然後能事天此其序也世儒謂知我則敵事我則卑失其旨矣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饑猶已饑之至於股無肱脛無毛不當其可與墨子摩頂放踵無以異也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未嘗仕也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之為我友無以異也子莫執中執為我兼愛之中也執中而無權猶執一也鄉鄰有闕而不知閉戶室中有闕而不知救是亦



猶執一身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權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不能易地則皆然是大陽墨而已矣

柳下惠

不惡汙君不辭小官可謂和矣而不以三公易其介則雖味而不流此所以為柳下惠也

同道不同道

禹稷顏回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故曰同道三聖人其行不同不可以易地故曰不同道雖不同其趨則同歸於仁而已與商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同謂之仁

其揆一也

五十而慕

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蓋人少則慕父母而鮮能終身慕因物有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舜生三十徵庸至五十則是數者具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為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言五十而慕蓋以此也

五霸假之

堯舜性之由而行者也湯武身之躰之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非已有也若管仲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



昭王南征不反非謀伐之本意假此為說耳

形色天性

形色即天性也則踐形斯盡性矣故惟聖人為能與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為天下自然之理而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聞者無懼焉異端之學自以為精微之論其徒累千百言不能竟其義故學者莫知遠從而去道益遠矣此儒佛之辨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八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九

史論 蘭相如

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裨闔之微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憤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解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蘭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籍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眠睡不測之秦卒能以完壁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壁脫柱







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為論著云

項羽

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為我擒常以為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止也夫秦人齟齬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饑者之嗜食不必黍稻梁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竝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制天下所過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為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弒義帝之名為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張良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其奇謀秘計轉敗為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為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寸見忌疑譽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以菹醢蕭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或屢矣是三人者惟子



房功成智隱不邇權勢視夫權利如脫屣雖寄身朝市而儻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矣

蕭何

高皇帝收民於纍秦傷殘之餘而何秉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至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為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尤多忌刻何為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其

甚至於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為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踏者屢矣蓋高皇帝慢而侮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能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

曹參

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驅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為首窻其勇悍矜鷙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為齊相乃還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



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益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為漢相成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効如之觀參所為其始以戰鬪為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為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務學問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有隙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躰國之誠心忘一己之私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為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為一代宗臣蓋有以也

陳平

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蓋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侯內叛夷狄外陵平為護軍常從征伐不據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踈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為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不其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周勃

將視軍如臂指然唯所用耳以義驅之雖赴水火可



也絳侯之入北軍也乃令之曰為劉氏者左袒為呂氏者右袒使呂氏能得士心軍皆右袒則斯言豈不召亂乎蓋不學無術居其位而不知其任皆此類也至其以列侯就國也嘗自畏恐誅每河東郡守尉行縣至絳必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是果欲何為耶使天子欲誅之也則被甲持兵將拒之耶其後人有上書告勅欲反者乃其自召也以文帝之寬仁故卒能全宥使在高帝呂氏之時而所為若是猶欲以功名自全難矣

張耳 陳餘

遷固謂耳餘為勢利之交非也張耳鉅鹿之圍責餘以俱死壓黥釋沒於秦軍耳大不信以為殺之二人所以相失也是豈有勢利之交耶予謂耳餘之友蓋失於相結之深而相知淺也使其相知如管鮑寧有是耶

韓信

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眾以臨關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疆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脩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恠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



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闊疎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友有未逮歟

彭越

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分分不明由較材程力之過也余觀韓彭之出皆以此歟蓋西漢之初高皇帝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屠販凶命輕猾之徒則里巷齟齬布衣之交也其平居握手素非有君臣等威也論其材力友豈足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大者已王小者已戾皆連城數郡一搦足則秦項之爭復構矣漢方收民於百戰凋瘵之餘而臨諸侯王之止凜乎其猶蹈春冰而常恐其漶也故疑隙一開則羶醢隨之矣嗚呼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雖朝委裘植遺腹而不亂者夫有名義以正其分身故君君臣臣而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彊弱勝負為君臣則天下之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夷而不悟悲矣

季布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



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莫有能窺之者方季布髡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為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著楊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得之矣

趙堯 周昌

余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為之廢卷太息也以高皇之剛愎愴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彭之強有弗利於已公之猶發蒙耳一費強相何足以重趙哉蓋為高皇計者蓋友反諸已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賢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閔睢之時豈特無母禍而已哉

叔孫通

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叔孫通量君之能以為禮阿世苟合其道不足尚也不從誠宜然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



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其漸烏可久哉故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二生拒之如此失其旨矣揚雄謂魯有大臣豈其然乎

張蒼

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斗牛之初其次為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為冬至其辰居丑故子丑可以為正者以日月五星所從起也子為正者得天統以時言也丑為正者得地統以辰言也孔子曰行夏之時蓋三代之時惟夏時為正而人取則焉故得人統也三正之相循猶忠質文之尚不可增易也至秦以十月為正失其旨矣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書者唯蒼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邃於律曆有所建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疎陋猶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絀惜夫

酈寄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算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交善而商友算之禁



何也其謀呂祿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執劫而呂氏得忠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賣友非其本心也

朱虛侯

予讀高后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強諸呂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忠非忘漢也觀王陵之事則可監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為也尚何及哉然章之獲全於呂后之時而卒能成功亦幸而已

田叔

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余謂田叔之隨王雖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婢妾賤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為知所處孟舒為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為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婁敬

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嫡長公主妻單于且謂冒頓



在固為子壻子壻死外孫為單于豈聞孫敢與大父  
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壻與外  
孫孰與父子親也被且殺父以代立况妻之父乎其  
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  
載之患惜夫

賈誼

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  
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織簿販繒之武夫先  
王之典章文物彼為足與議哉高皇帝所以平天下  
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踈遊晚進之人欲

一日悉更易之彼其心豈能恣然耶此讒譽之所由  
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  
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為之王業之大必遲久  
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與有為  
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  
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二表  
五餌其術固踈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  
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或不自重矣在我  
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卜見忌不容于朝出  
為王傳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



是欲嬰撫在庭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與孔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矣

賈山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喻盛言其侈靡貪狼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後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為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申屠嘉

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為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耶雖親不可廢果不賢耶雖疎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材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馮唐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友深中其病也夫李牧之為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楊雄謂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



為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穰苴斬齊君  
之寵臣與其使者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皆在軍不  
受君令也古之為將者皆然豈獨亞夫乎然則文帝  
未嘗誅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  
矣

張釋之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  
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  
職非訥於言者也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  
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  
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  
析甚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自以其能不及平  
遠甚若是以絳侯為賢平為喋喋可乎余謂上林尉  
真亡賴而帛圈番夫雖口對響應亡窮然上所問乃  
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袁盎

淮南王之驕恣其荏禍久矣然徵之即至則反形未  
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養成其  
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得  
眾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秣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



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奈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  
庠可也盍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  
不友過乎若七國之反聞晁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  
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患一  
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  
以釋一已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盍  
仁心為質誤矣

晁錯

晁錯曰人君必知術數又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  
而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  
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天  
而已未嘗為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况以  
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懷諂者誤其君挾術以自  
用必質是言也其為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  
天下已知之矣景帝用說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  
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  
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庭之臣無一人為錯言者蓋  
變起倉卒各欲僥倖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  
而錯友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  
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



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為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恠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為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况不為黯者乎

鄒陽 枚乘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為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竇嬰 灌夫 田蚡

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阻之恠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為丞相推轂士類專用儒術雖藉福之辨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勉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為引重二人者竝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淫奢無度尊已以下人壯夫義士宜恥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况以



為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汙也蓋驚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與竇嬰區區復鏡於為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夫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劉向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而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僊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祕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為之歟抑

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輩竝立于朝為羣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為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况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

深其滋蔓

廣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

智謀之足恃也夫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為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為不信其見棄也不大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倦憊於其君未嘗不為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



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 朱穆

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烏在其為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為過也

### 臧洪

臧洪初為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為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方曹公圍超於雍丘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已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為過而洪之絕紹豈大不量彼已歟其不屈而死也蓋大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已

### 竇武 何進

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僂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絕凶類正猶



因迅風之勢以揚稔糝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頽  
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  
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  
以有為也張良北州之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  
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己用而乃遲回達旦使逆  
賊得與良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  
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  
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定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  
不謬哉

荀彧

厲王流彘周召二公共和為政迨及宣王卒有由興  
之功天下之存亡豈不以其人哉當桓靈之衰其禍  
未甚於流彘也董卓之亂天之未厭漢德豈有異於  
共和之時乎而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  
也方曹公以強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令諸侯  
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擇  
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迨  
其行事可謂勇智棘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  
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以晚  
節益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



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苟或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謀操弄強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汪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或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

郊祀

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為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算有能定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

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季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弱於習見况餘人乎

汲黯

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狷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尔夫汲黯之直為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狷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九  
帝謂古有社稷臣黷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周世宗家人傳

予讀周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氏以  
為知權予竊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  
下之公義二者相為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恩勝義則  
誣法以伸恩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  
以相勝則兩盡其道而已舜為天子瞽叟殺人皋陶  
執之而不釋為舜者豈不能赦其父哉蓋殺人而釋  
之則廢法誅其父則傷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  
而無法人子或不可一日而亡其父民則不患乎  
君也故寧與其執之以正天下之公義竊負而逃又  
伸已之私恩此舜所以兩全其道也方守禮殺人  
士司不能執之而徒以聞故世宗得而不問也有如皋  
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不問得乎哉然世宗取天下  
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之事望之者然則宜奈何亦  
寘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而貴居一焉為天子父可  
謂賈矣此禮律之通義也一寘諸法而兩不傷焉何  
為不可哉



問者辨之而不辨俱報不問辭中若然世宗明天下

而不辨辨之而不辨心問始每宗辭而不問也亦與

軒已之味思此我相心而全其美也方我觀辭

或也姑寧與其辨之必玉天下之公議





